



艾思奇

第三卷

哲学文选

艾思奇

Aisiqi

Philosophy

Anthology (3)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艾思奇哲学文选

第三卷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艾思奇哲学文选. 第三卷/艾思奇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 - 7 - 5141 - 7045 - 0

I. ①艾… II. ①艾… III. ①哲学 - 文集②历史
唯物主义 - 文集 IV. ①B - 53②B0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46335 号

责任编辑: 程晓云 孙丽丽

责任校对: 杨晓莹

版式设计: 齐 杰

责任印制: 王世伟

艾思奇哲学文选 (第三卷)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部电话: 010 -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010 - 88191522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天猫网店: 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 [http: //jjkxcbs. tmall. com](http://jjkxcbs.tmall.com)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10 × 1000 16 开 17. 25 印张 240000 字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7045 - 0 定价: 52. 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 8819150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88191586)

电子邮箱: [dbts@ esp. com. cn](mailto:dbts@esp.com.cn))

编委会成员

逢先知	王丹一	石仲泉	王忍之
王伟光	朱佳木	王向民	顾海良
白暴力	王天义	李 浏	

序 言

艾思奇同志是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和革命家。他一生刻苦学习，勤奋写作，立场坚定，忠于党，忠于祖国和人民，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奋勇战斗，为在中国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作出了重大而卓越的贡献。理论界一致公认艾思奇为中国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第一人”，是“人民的哲学家”。

今天，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地位更加重要、任务更加繁重。面对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和非主流同时并存、社会思潮纷纭激荡的新形势，要始终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地发挥作用。

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其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高度强调要学习和创新理论，特别是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着重指出，要学哲学、用哲学，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他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这就要求我国广大的理论工作者，必须让哲学走出书斋，深入社会生活，植根广大群众，将

哲学通俗化，以大众易懂的形式把哲学思想交给人民。

在当代中国，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也是艾思奇哲学的鲜明特征。学习和发扬艾思奇哲学既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又立足于现实实际进行大众化传播的理论风格，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当努力的方向。

曾经影响过一代人的艾思奇哲学思想，历经岁月沉淀，依然闪耀着奕奕光辉。2016年6月，经济科学出版社计划将艾思奇同志的部分著作重新整理出版。在征求了多位专家学者的意见后，决定先期出版《艾思奇哲学文选》（六卷），主要以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哲学理论成果为主。

艾思奇的哲学思想是同当时的时代特点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哲学理论上的共通性，同时在论据方面也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历史上的局限性。希望读者能用发展的、创新的、批判的视角来看待艾思奇的哲学思想。

本书编委会

2016.6

出版说明

艾思奇同志一生思想丰富，著作颇多，全部遗著大约有 750 万字。本书项目组本着“忠实原稿，求精求新”的编写准则，经过各方专家学者的论证，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艾思奇著作当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最经典核心的内容，能够代表艾思奇哲学思想的精华，是比较成熟的理论著作。同时，为了兼顾艾思奇著作的完整性，我们又挑选了艾思奇著作中具有代表性的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有关哲学思想、西洋哲学史、大众哲学和逻辑学等内容。经过反复多次的整理和筛选，按照著作的写作时间或者发表的年代顺序摘编成《艾思奇哲学文选》（共六卷），每卷约 30 万字，共约 200 万字。

所有文章著作的搜集、筛选、编辑、出版，是集体的成果。由于出版时间紧迫，虽有多位专家学者指导，仍难免挂一漏万。希望学界的同仁和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目 录

毛泽东同志发展了真理论	1
《实践论》与关于哲学史的研究	16
从《矛盾论》看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	40
逻辑学	60
西洋哲学史	101
以辩证唯物主义武装自然科学	
——介绍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157
从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学习掌握马克思列宁	
主义哲学武器	166
关于《自然辩证法》中《〔札记和片断〕》讲解	198

毛泽东同志发展了真理论

(1951. 3)

一、真理的问题是关于革命成败攸关的重要问题

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反复地论述到关于真理的问题。他依据辩证唯物论的认识原理，为我们正确地指明了真理的性质，判定真理的标准，以及如何解决理论的东西之是否符合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他“深刻地说明了和发展了著名的恩格斯和列宁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原理、关于客观东西和主观东西的一致性的原理”（《真理报》编辑部）。不难看出，毛泽东同志是把这些真理的学说当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的一个极重要的部分，并且用很大的力量来加以发挥的。毛泽东同志之所以在理论上这样重视真理的问题，归根结底，又由于它在中国革命的长期历史实践中，始终是一个成败攸关的极其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需要用艰苦努力来解决的困难问题。

在1941年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里，毛泽东同志曾把近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这样作了一个简单的总结：“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

作者注：文内凡未说明出处的引文都是引自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

找到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武器。”鸦片战争失败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期间，中国人民经过了80年左右的斗争，由于没有找到最好的真理，革命运动始终没有获得胜利。自从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之后，才不过28年，毛泽东同志就在他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里宣布中国人民自己的革命斗争已经取得了基本胜利。就中国共产党28年的历史来说，革命领导之能否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也是与革命的胜败密切联系着的。在有些时期，特别是1927年大革命时期，以及1931年到1934年的国内战争时期，由于革命的部分领导者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由于他们把错误——政治路线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思想方法上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误认为真理，就使革命和人民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一些革命领导者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对这些错误的倾向进行不断地坚决地斗争，那么，今天中国人民的胜利是不能想像的。

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论联合政府》的报告里说：“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适合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适合人民利益的。”真理的认识对于革命和人民是如何重要，直到现在在我们的工作干部中间，还有很多人不能深刻了解，甚至于完全不能了解。有些人不肯用刻苦努力的精神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其借口是不学习理论似乎也可以照样工作，而不知道不学习理论绝不能把领导工作做好，绝不能在领导工作中避免错误或减少错误。有些人在工作和学习中不能够积极地坚持真理，对于真理和错误的界限划分采取无可无不可的态度，不能勇敢地来揭发错误和对错误进行斗争。对于真理缺乏积极的和严肃的态度的这一切情形，是不符合于革命和人民的利益的，是和毛泽东同志重视理论学习，重视真理的精神相违背的。

要善于坚持真理，就必须了解什么是真理，必须学会判别真理和错

误，必须懂得如何才能使我们的认识经常保持客观的真理性。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认真研究《实践论》中所发挥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学说，并把它应用到自己的工作和学习当中。

二、实践之作为真理标准的原理

什么是真理？真理就是符合于客观事物规律性的正确认识。人的思想如果不符合于客观事物的规律性，这就不是真理的认识，而是错误的认识。如何判别真理和错误？如何证明我们的思想和认识是否合于客观事物的规律性？毛泽东同志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给了一个明确的答复：“通过实践。”“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乃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与基本的观点”。

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里，有这样的一段话：“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对象的真理性，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之真理性，即真实性和威力，现实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真实还是不真实的争论，乃是一个纯粹烦琐哲学的问题。”马克思在这里所规定了的基本原理，在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里，都有更详细的阐明，而在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里，是更进一步地具体地发挥了。

否认实践之作为真理标准，曾经是很多反动哲学者引人陷入唯心论和不可知论的泥沼里去的诡计，列宁对这种诡计曾在他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给了深刻的揭露。旧社会的许多学校教师和知识分子之容易沉溺于烦琐哲学的空论，其根本的原因正是由于中了这种唯心论的毒害。忽视实践之作为真理标准的原理，或对于这原理完全无知，曾使许多人在革命工作中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他们闭着眼睛不肯对群众的实践经验作任何的调查研究，把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和自己主观上的“想当然”当做真理，用来任意决定政策，指导工作。凡是与他们的“想当然”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的东西，即使是在群众的实践中得到了证明的成功经验，也要戴上机会主义的帽子，给予无情的打击，凡是在他们的“想当然”指导之下的行动，即使在群众的实践当中遭到失败，碰得头破血流，仍然要找理由把它渲染成伟大的胜利，并继续向失败的墙壁上碰去，而绝不肯承认失败，更不能“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中国的革命人民曾因为这些主观主义的领导者遭受过很大的损失。在今天的工作干部当中，也还存在着一些这样的主观主义倾向，他们虽然不是居于那样重要的领导地位，但如果不去注意克服自己的主观主义，那么，他在一定的地方对于工作和人民，仍然会给予相当的损失。

坚持实践之作为真理标准的原理，来和这一类的唯心论者、主观主义者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务必使他们放弃那种“自封为‘天下第一’”的“虚伪与骄傲”的态度，老老实实地到人民的革命实践中去学习，这对于革命、对于人民都是非常必要的。在这一方面，毛泽东同志自己就作了杰出的模范。他不但在理论上发挥了实践之作为真理标准的原理，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行动上，在一切实际的革命斗争的指导上，始终坚持着这原理。和那些闭眼不看社会实践的主观主义者相反，毛泽东同志任何时候都不忘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广大人民的实践斗争中进行调查研究，抽引出符合于客观事物规律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来反对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理论、

计划、方案，来对工作提出正确的指导。要了解毛泽东同志如何坚持这些原理，只要回想一下在1927年间，他如何从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中得出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相反对的结论，或者回想一下1931到1935年期间，他如何依据当时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经验，提出指导革命的正确路线，来反对教条主义者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只要回想一下这些例子，就很足够了。

这里必须提起注意，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里，被当做认识发展之基础和真理标准的实践，与旧哲学中有时论到的以及受旧哲学影响的一般人思想中所了解的“实践”，是根本不同的，是一定要明确地加以区别的。旧哲学的唯心论在提到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问题的时候，其所理解的“行”或实践是抽象的、表面的、片面的，甚至于是神秘的、反动的，其所指的内容，或者仅仅是儒家的进退洒扫式的修身行为，或者是对于某些伦理原则的所谓践履笃行，或者是黑格尔的“用沉思来制定的改造直接的东西”，或者是庸俗的人情世故，或者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冒险行为，或者是某些腐朽的反动哲学中胡说乱道的什么内心体验。这些唯心论哲学所规定的“实践”和“行”的概念，与辩证唯物论的科学的实践概念，或马克思说的人类的“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根本不同。五四运动中间为胡适贩到中国来的美国反动资产阶级的哲学——实验主义，其所谓的“实效考验”，也是一种用科学名词伪装的唯心论的概念。要想根据这些渗误的概念来正确解决实践和认识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不可能的。旧唯物论也不能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实践行动，如像费尔巴哈，他就把实践看做低级的生理的情欲活动，“把实践只在它的污秽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上加以理解和确定”（《费尔巴哈论纲》），把“实践的观点，饮食的观点”（费尔巴哈）看做一个东西。“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之意义”（马克思）。旧唯物论既然从这样低级的意义上来了解实践，因此也就不可能在认识论里把实践放在真理标准的优越地位上。

学习《实践论》，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实践概念，和旧哲

学里的那些浅薄的、混乱的、庸俗的，甚至于神秘反动的概念加以严格的区别。否则，要想正确地领会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其中所包含的真理学说，是绝对达不到目的的。

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把辩证唯物论的实践概念的具体内容作了系统周密的发挥，他依据精密规定的意义，有时特别称之为“社会的实践”，或“变革现实的实践”，这就有别于旧哲学中和一般人心目中的那种意义模糊的概念，有别于那种反对变革现实的帝国主义反动派所要求的“实效”。毛泽东同志指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社会实践的具体内容，最主要的，是生产活动的实践和阶级社会的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的实践。其中生产活动的实践，又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同时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又“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毛泽东同志指出：人类对于真理的认识的程度，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首先是随着生产活动的发展而发展的。“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同时，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的发展，也是人类认识发展的一个决定条件。在过去很长的一个时期中，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限制了人民的眼界，特别是各时代反对社会变革的反动剥削阶级，要蒙蔽历史发展的真相，这些条件使得人类对于社会和历史的认识长久缺乏全面的科学的真理性，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但是，历史上每一次进步的变革现实社会的阶级斗争，总使人们对于真理的认识前进一步。到了伴随着巨大生产力的工业而出现了无产阶级的时候，人们终于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这样就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

因此，只有“社会的实践”，“变革现实的实践”——变革自然界的生产活动和变革社会的阶级斗争的实践，才是人类认识发展的真实基础，任何人如果希望使自己对于外界的认识不断地接近客观的真理性，就只有参加在变革现实的实践当中。研究自然科学的人，必须让自己的实验室的研究以及头脑中的推理计算与工农业的社会生产活动适当地、直接地或间接地保持某种联系，才能够在发明发现方面不断地获得新的启发和不断的进步。完全脱离生产活动的自然科学研究者，纵然也可以获得一些现成的知识，但要想超出现成的知识水平而向新的真理不断接近，是困难的。旧中国的自然科学界一般的停滞不进或进步迟缓的状态，基本上是可以反动统治下自然科学研究与生产活动的条件相隔绝来说明的。研究社会历史的人，或希望对于社会、历史以及革命的问题获得正确认识的人，必须使自己的研究与变革现实社会的阶级斗争相结合，必须参加在变革现实社会的而不是保守旧社会的阶级斗争中，才能够真正领会社会科学的真理。脱离了进步的阶级斗争的人，就今天来说，脱离了世界各国人民反对以美英帝国主义为首的一切反动势力的阶级斗争的人，以不问政治而自命清高的人，以少数上层人物的所谓修身践履行为而自满自足的人，留恋旧社会甚至于站在保守旧社会的反动立场上的人，要想正确认识社会历史发展和革命发展的真理，是不可能的。

三、接近客观真理的辩证法道路

人们如何在实践中使自己的主观认识接近客观真理？毛泽东同志指出，这是一个依循着辩证法规律的能动的发展过程。人们在实践中对于客观真理的接近，最初只能达到“感性认识的阶段”，“感觉与印象的阶段”，我们在工作中获得的初步经验，都是属于这一个阶段的认识。在这个阶段里人们的认识是比较低级的，即只能认识外界“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以及这些事物的外部联系”，只有再经过“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与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

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产生了概念”。这时人们的认识“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这就是达到了“理性认识的阶段”。理性认识“在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是更重要的阶段”，因为只有理性认识，才能使人们“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与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我们在工作一个时期之后，要把各方面的工作经验作一个总结，这就是为着要使认识达到理性阶段。但是，仅仅达到了理性认识阶段，还不能完全解决我们的思想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的问题。“要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如果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那就证明理性的认识已符合于客观的真理性。如果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或不完全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这就证明它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客观的真理性，就必须加以全部的或部分的修正。这就是在实践中“检验理论与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是认识的“更重要”的阶段。我们在工作中把经验的总结制定成新的方针、计划，再用来指导工作，就是使认识进入这一个“更重要”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当然我们也还不可以把已定的方针、计划看作绝对不可改变的东西，而常常要依据工作中所产生的结果来加以必要的修正。“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因为只有经过这一个“飞跃”，才能完全解决我们对于外界认识之是否符合客观真理性的问题。

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里这样写道：“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从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法道路。”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把列宁所指出的这一条认识真理的“辩证法道路”作了详尽的阐述，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于真理论，对于实践之作为真理标准的原理所给予的重要发展。毛泽东同志的这些

发展，是与中国革命历史上反对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密切地结合着的。他总结了这些斗争经验，从认识论的基础上揭示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两种基本错误倾向之所以失足的原因。真理的认识必须是在实践中经过有规律的努力过程才能获得，不懂得这些必然的规律和过程，不承认对于真理的认识必须按照这些规律和过程采取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而以为可以采取任何轻便偷巧的态度，以为仅凭乍然一看或灵机一动，而不必准备付出相当大的努力和苦心就可以猝然获得，这种无知和侥幸的态度，这种思想方法上的机会主义态度，正是各种错误认识发生的根源。教条主义之所以脱离客观真理性，就是由于脱离了实践；就是由于脱离了实践基础上的感性知识；就是由于不懂得“认识开始于经验”这一个“认识论的唯物论”原理；由于不懂得理论都是从许多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这个道理；由于不懂得必须“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及理论的系统”，才能“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由于不懂得为了要取得丰富的感觉材料，就必须对于所要认识的对象及其周围环境作周密的调查研究，必须联系群众，向群众学习，从广大群众的生产活动和阶级斗争的实践经验中去获取大量的各方面的间接经验，以补个人实践的经验之不足。这样才有可能对经验作出全面的总结。总之，教条主义者不懂得感性认识是接近客观真理的一个必要阶段，因此他们也就不知道应该从实践经验中去抽出反映客观现实的生动理论，而把“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或书本上支离破碎地抄引下来的现成条文当作公式到处乱套。这样就离开了接近客观真理的道路而走上悬空的主观主义的道路。

经验主义者又是从另一方面遮断了人们接近客观真理的道路，这就是不了解“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一个“认识论的辩证法”原理。他们以个人所有的一点点直接实践经验自骄自满，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与一孔之见，轻视各方面的间接经验，不会有系统有组织地从事周密的调查研究和学习各方面的经验，不知道把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改造提高使之成为理性认识的必要，不懂得总结经验的必要。